無私的藝術

〈推薦序〉

善，從問心無愧做起

陳長文

「如果整個政治體系都腐爛了，而只是淪為滿足私欲的口號、結黨營私、享受特權、恣意專斷，那麼再好的民主都沒有用。」

當我在這本《無私的藝術》書中讀到這句話時，一種心有戚戚焉的感覺油然而生。作者點出了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的一個核心難題，而台灣的民主政治，似乎也宿命地面臨了同樣的難題。而這也是當今民主國家的人民，對政治與政治人物日趨不滿的主因。太多的口號、黨爭、特權，讓民眾失望。

就以今時今日的台灣而言，不能夠說不民主開放，然而在民主開放之餘，社會的整體道德是否因此而提升？自由的社會帶動了思想的解放，但也在功利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下鼓勵了貪婪；執政者的權力來自選民的賦予，這在理論上會讓施政貼近民意，可是人民對政治人物卻又普遍的不信任，其理何在？

本書所引述的例子雖以歐美為主，但看在台灣的讀者眼中，也會甚有同感。細閱後當可發現，民主制度的不效率，當非台灣所獨有；但另一方面，這些課程連歐洲國家都尚在學習，也表示了民主成熟的漫漫長路。而中間很多的例子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其實我們對民主政治的不滿，也未必能全部歸咎於政治人物的能力不足或太重私欲。構成社會的群眾本身對於公共問題產生了雙重標準、言行不一的矛盾，也是民主社會開始僵滯、偽善與無效率的重要因素。甚至，我們可以這樣說，人民所不喜歡的政治領袖，也是在民主制度下被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來的，政治領袖何嘗不是一面投射人民意向的鏡子，當人民群體出現了對公共政策的雙重標準，政治領袖開始變得言行不一，也就不那麼令人驚訝了。

例如：作者提到，盧森堡在二〇〇八年時，提出了一個新的環保政策，對排碳量低的汽車予以補貼，對排碳量高的汽車提高稅率，結果引發了史無前例的抗議行動。

盧森堡的人民向來具有環保意識，他們的知識水準也當然知道個人交通工具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負擔；再從收入水平的比較來看，盧森堡的汽車稅在西歐已經是最低的了。那麼，富裕而重視環保的盧森堡人民，對於一個符合其善意和長期利益的政策，為什麼會如此反彈？

不久之前，政府因為調高油電價格而引發了民怨，台灣的油電價格在鄰近國家中偏低，這和盧森堡的例子頗有相似之處。書中的一個問句是，對於「既擔心全球暖化又煩惱汽油漲價」的人們，能夠有什麼（民主）政治可言？

處在台灣，我們可以再提出許多類似的問句，例如「既擔心都市公寓老舊的安全問題又煩惱都更對個人財產權的剝奪」、「既擔心簽訂 FTA 的急迫又煩惱國內弱勢產業的保護」、「既擔心兩岸的對立又煩惱兩岸交流可能的統戰」、「既憂心人才欠缺又要對在大陸優秀大學畢業的台生學歷甄試」。當台灣的人民（甚或民意代表）處於這樣的矛盾的時候，我們能夠有什麼政治可言？

客觀來看，台灣的確處在不同立場的內耗之中，任何重大的改變都舉步維艱。繼續這樣下去，台灣的競爭力還能夠在消耗多久，是讓人不得不憂心的問題。

而把視野再擴大，書中提到了復活節島，據說該島本來是森林茂密的島嶼，後來統治者砍伐森林來製造石像，導致資源匱乏、文明瓦解。而這個例子又何嘗不能投射到現今的世界呢？現在人類一年所使用的石化燃料，地球需要兩百萬年才能形成。當這個趨勢不改變的時候，未來的地球，必然也會成為一個大的復活節島。

這些在本書中俯拾可得的豐富例子，既向我們揭示世界所面臨的普遍問題，也同樣的可讓我們反思台灣的處境與困境。

在本書中，作者從道德的源頭出發，探討「善」的本質和形成的途徑，從實驗去驗證人類行為的隱性準則，並且因此而擴大到對社會現象的解析。書中既往前探討人類行為的「第一因」，又向後預測民主制度的未來，論述深入淺出，是一本難得的佳作。

要改變行為，必須先了解行為的原因。作者認為，人類的道德由四個元素構成：直覺的道德感、我們的基本原則和信念、對一個滿足的生活的嚮往，以及在意他人對於我們的尊重。假設「直覺的道德感」由基因或形而上的人性本質所決定，很明顯的後三者與後天的建構息息相關。

絕大多數人都自認善良，但也很難理直氣壯的說自己一輩子從未做過不善的事，這種矛盾演變到極端，就是純樸的中年男子搖身一變為納粹的劊子手，或者是戰場上種種殘忍的劣行。人類的道德標準有時是相對的，取決於和他人的比較之上，一件不義的事普遍存在時，脆弱的人，有時就會把這種「普遍的不義」當作自己同流合污的正當性，這又是一種人性的難題。

個人要在德性上進步，或許第一個關卡就是要承認自己是不理性的，承認自己的好惡會被環境左右，這時我們該做的就是一方面要慎選自己所處的環境，同時創造一個有益發揚人類德性的環境。換言之，我們很難期待所有人置身於普遍的不義時，仍能保有出汙泥而不染的純善的秉性，既然如此，讓自己離開不義的環境，甚至更進一步不要讓普遍的不義發生，對社會來說，就變得更為重要。

最後，究竟「善」是什麼？有沒有一種「善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呢？這是一個接近於宗教的問題。也是一個在哲學上被爭論無休的問題。但若問我這個問題，我會提供一個「操作性的定義」：若一件事做起來讓自己「問心無愧」，更不擔心「公諸於世」，那就可當作對自己個人來說，最基本的「善」吧！

也許，當每個人先從這微觀的、個人的、基本的善做起，那麼有一天宏觀的、整體的、無遠弗屆的至善世界，就會有接近實現的時候。

（本文作者為國內知名律師）